

部落首领的化身 还是村落群居的象征？ 舟山发现浙江岩画中的 耙王

通讯员 灵山荃

舟山镇是各岩画点耙形图聚集最多的地方之一，至少有35个，其中清塘山岩画点的一块巨石的岩面上就有20个，远远超过其他岩画点的单独岩面上的数量。

这可能说明舟山镇是这些古越先民的一个重要聚集点，甚至可能是一个部落的都城。这个判断的依据是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耙形图——耙王。

1

在舟山镇发现的耙王，个高1米左右，身宽0.5米左右，站在岩壁的最东边（从勘探情况来看，他的东边还应连接着一片巨石，不知何时被挪走了，留下一条深1米多的沟和一片平整的土地。这样说的话，他当初刚好站在巨石岩面的中间（作者注），左右的刻痕下方均向内弯，像一个巨人将披风别在身后，正傲视群雄。

而他的周围则分布着20厘米至45厘米不等的耙形图，有些作飞天状，有些则作拖儿带女状，有些则作列兵状，还有的作射箭状，不一而足。

其实，这样的结构形态，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时有发生。

今年5月初，央视十套《国宝·发现》栏目揭开了世界文化遗产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的种种谜团。在现存的1950个图案中，出现着一些巨人，他们的四肢均作蛙状，有的别着环刀骑在狗上，有的头上

则被画上两根触须，像戴着羽翎或发着光芒。

在接受央视主持人采访时，广西南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说：配着环刀的图案，当地人认为他就是当时的骆越王。而其他类似的巨人，就是当时的一些部落首领。

也就是说，在刻绘岩画时，先民们会将重要的东西或人物刻得相对较大，以表示所画的东西或人物非同寻常。

类似的画风在后人的绘画作品中可见一斑。在已故绘画史学家王伯敏先生的巨著《中国绘画通史》中，收录了唐阎立本的一幅《历代帝王图（局部）》。盘坐在方凳上的陈国文帝，手持如意，表情静穆高洁，个头就比身后的两名侍女大一倍左右。

在海外，距今上万年的一些洞穴狩猎岩画当中，往往将猎物放大，以显示猎物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。



耙王



蛙状巨人



唐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(局部)

延伸阅读

此马非马 此田非田

在舟山镇台门村清塘山的耙岩这片疆域的东南部，他们一左一右、一张一弛，像两朵巨大的水母，笨拙地舞动着裙摆，裙摆环系的身体则支撑着两个巨大的田形。类似的形状，在其他岩画点也有发现。

那么，他们用裙摆环系的身体支撑着的田形代表什么呢？

甲骨文是从殷墟里发现的文字，反映的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的。用中原发现的甲骨文的形状来研究古越先民的图记，显然有失偏颇。但像天地人田，这些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，或者从甲骨文中能发现解释水母样的田形的密码。

果然令人惊喜！我发现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与田形有关的字，如鬼、畏、魅，等等。

应该说，站在耙岩这张画布的东边，舞动着裙摆，田形中的田，应像一个人戴着的面具。

在远古时代，什么人会戴着面具在众人的环绕或簇拥下跳舞？唯一的解释就是巫。

在中国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，还保留着远古时代巫戴面具的神韵。有如下几种面具：

一、跳神面具

用于禳灾祈福为目的的宗教活动。神职人员在跳神活动中佩戴面具，并借助其他法器，舞之蹈之，驱邪纳吉，祈求人寿年丰，包括新疆等地的萨满面具，广西等地的师公面具，贵州、湖南等地的侗堂、端公面具等。

二、生命礼仪面具

用于人自身的各个生命历程，包括诞生礼、命名礼、成年礼、婚礼、丧礼等各种仪式。具有代表性的有瑶族成年礼用的度戒面具等。

三、镇村面具

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，将特定的器物如兽头等置放于村寨院落，以驱崇辟灾。

四、节日祭祀面具

用于年节赛会祭祀以敬天祈年。演变至今的以假面、假形舞乐同庆共祭的盛会。如，哈尼族叶车人用棕披、笋壳、毛皮制成的面具，土家、壮、苗等民族的草人假形等。

五、戏剧面具

可分为傩戏面具和藏戏面具两大系列。包括湖南、四川等地土家族的阳戏面具，贵州布依族、苗族的地戏面具；藏戏面具即藏族地区做戏时演员所戴的白面具和蓝面具。

其实，戏剧面具在婺剧里还有出现，比如在开场白闹花台时，点功名朱笔的魁星就戴着一个面具。国家级非遗文化永康方岩庙会有一大面姑娘的节目，表演者也戴着大面姑娘的面具。

与水母样的田形涵义相仿的，在广东省珠海宝镜湾藏宝洞的一片岩画中，有两位舞者。一位身高48.5厘米，两肘夹腰弯曲，两手外翻，两脚微叉，脚尖外撇，如舞状，应为男巫。头也呈方形，像戴着面具。一位身高53厘米，甩袖过顶，两脚外撇也如舞状，刻风则比前者简单，则证明这是一位女性。

《诗经》中赞着山鬼时唱道：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这个唱给山鬼听的歌，就是当时对巫的一种唯美写照。

舟山古岩画中出现的巫，也许当时正边跳着舞，边含睇兮又宜笑呢？

（未完待续）

2



好友相聚



七兄弟

在耙王的身上，从左到右第四条竖的刻痕上还发现一条横向的刻痕，与竖的刻痕形成一个十字。

十字符在石器时代的陶器和岩画中发现不少，中外专家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也不少。它有时代表天与地，有时则象征权力、威望和男性。

十字符出在耙王的身上，对之的解释或许应倾向于后者。

另外，就耙王所在的整幅岩画来看，也体现出大与小的这种基本构图方式。类似的方式，在其他拥有耙形图的岩画点也大量出现。

比如，在缙云溶江花楼山村麦磨山岩画点，在一块

高三四米的巨石顶上，一群耙形图与钩刀形图、蛇形图聚集在一起。

最高的有20厘米，最矮的10厘米。这一个图案，好像是一群大人正呵护着一群小孩匍匐前进。其中，五个耙形图不规则地排成一行，其他两个则一左一右的，就像在护卫，而有一个顽皮的小耙形图跑到最前面，几个大的耙形图就尾随其后，似乎深怕他有三长两短。个头最大的耙形图则跟在最后面。

在缙云前路大集村野山头脚的一块巨石上，一个整体个头较大、宽度较宽的耙形图处在其他耙形图的最前方，并保持一定的距离（这是一种领地

意识，通常代表着权力、权利），而其他六个耙形图则两两相依，尾随其后。

在仙居县福应街道赵家洋村送龙山、上张村、西塘村高塘和缙云仙都景区下洋后山岙等地的岩画点，这种大小分明的图案结构形态也十分明显。

也就是说，几乎所有的岩画点的耙形图中，均显示出长幼有序的格局。

在每一个岩画点所显示出来的大人物，会不会像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所呈现的，是各部落首领的化身呢，抑或是村落群居的一种象征？

（未完待续）